

Re

はせ せいしゅう

Hase Seisyu

up

鎮魂

（日） 驰星周 — 喜 — 吕灵芝 — 译

「不夜城」续作

驰星周作家生涯巅峰作品

高居日本推理小说畅销书排行榜

第一名

系列作销量逾

200万册

第五十一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获奖作品

Requiem

歌

九把刀最推崇的日本黑色小说作家

曾为人气电视游戏「如龙」创作剧本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镇魂歌

(日) 驰星周 著

吕灵芝 译

Requiem Fuyajo II

© Seisyu HASE 1997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镇魂歌 / (日) 驰星周著; 吕灵芝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33-1490-9

I. ①镇… II. ①驰…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8399 号



镇魂歌

(日) 驰星周 著; 吕灵芝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邹 璿

特约编辑: 王跃嵩 王 萌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206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一版 2014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490-9

定 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那家伙本不是头脑单纯，冷血无情的怪物——这个原本老实本分的人，现在竟彻底陷入了疯狂。不得不承认，这完全是他自作自受。但并非所有责任都在他。那怎么可能呢。

——迈克尔·吉尔莫《贯穿心脏》

我做了个黑色的梦。我躺在浓稠的黑暗中，身边睡了一个女人。我紧紧盯着那个女人，她没有脸。那本应是脸的地方，被抹成了一团浓重的黑。

小莲。我想不起小莲的样子了。我连她的照片都没有。

小莲。是我杀的。是杨伟民让我杀的。

她是我唯一的女人。是唯一一个与我生存在相同世界的女人。

小莲躺在我身边，没有了脸。那团黑，似乎在向我诉说着什么。

小莲死了。歌舞伎町变了。北京来的崔虎渐渐有了势力。失去老板和二把手，变成一团散沙的上海帮也有了新头领，重新汇集起来。现在，歌舞伎町已经成了崔虎和朱宏——上海帮新老板——的囊中物。二人将这块地盘分而食之，和乐融融。当然，双方也在暗中打探彼此的底细。

还有，杨伟民。只有杨伟民没变。那一夜，他让我杀死小莲，自己则大赚了一票。肮脏的钱，带血的钱——但钱总归是钱。杨伟民用他手上的钱把崔虎和朱宏治得服服帖帖。我也赚了一笔，肮脏的钱。

我做了个黑色的梦，小莲对我笑也不笑。我只是静静地，静静地看着她，一动不动地看着。

被涂成一团浓黑的脸，在向我诉说着什么。但她的脸连个形状都没有。我静静地看着，那记不起长相的小莲。

我等待着，等待身体内部的冷气积聚。

为了杀掉杨伟民，为了履行对小莲的诺言。

1

杨伟民打来电话，把他从大雪纷飞的札幌叫到了春风送暖的东京。他已一年未曾踏足新宿。

郭秋生收拾出一个行李箱，向千岁而去。

他在羽田机场下了飞机，拦了一辆出租车。四谷的公寓已经打扫干净了。这证明杨伟民已经付过房租，管理得一丝不苟。秋生从冰箱取出冰乌龙茶，坐在床上。他无事可做，从行李箱中翻出一本书，那是一本被翻得十分破旧的犬类图鉴。无论翻看多少次，他都不会感到厌倦。总有一天，他要养条狗。

乌龙茶喝完，图鉴也翻到了最后。他决定再从头翻看一遍。当他看到爱尔兰猎狼犬的图片时，电话响了。

“我是杨伟民，一小时后在‘香妃园’见。”

电话挂断。久违的台湾话。若非与杨伟民对话，他一般没机会

用到那种语言。

秋生冲了个澡。

杨伟民先到了。他被服务员带到包间，坐在杨伟民对面。饭菜已经端了上来。

“还好吗？”

“还好。”

对话到此为止。秋生默默地吃饭。杨伟民看着秋生，啜着茶水。

“是北京那帮人。”

待秋生吃完，杨伟民又说。

“几个？”

“不知道……”

杨伟民扔来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地址和房间号。那是位于大久保的公寓。他在脑中确认了地点。

“明天晚上，十一点。在场的所有人。”

“工具呢？”

“随你喜欢。”

“既然不知道人数，还是用枪吧。”

“今晚给你送过去。”

“事成之后呢？”

“你就待在四谷。”

二人再没说话。杨伟民在桌上放下一个信封，里面是钱。看那厚度，应该超过了一百万。秋生伸手拿过信封，招呼也没打就走出了包间。

回到四谷的公寓，他又翻开了犬类图鉴。怎么看都不厌烦。

爱尔兰雪达、阿富汗猎犬、德国牧羊犬、杜宾、斗牛……隐居深山，与爱犬相依为命。这是他毕生的梦想。

玄关传来响动，似乎有人离开了。邮箱里多了一个包裹。那是一把被层层包裹的黑星——中国产托卡列夫^①。弹匣三个，子弹五十发。

他拆开黑星，又组装起来。插入弹匣，黑星复活了。秋生把手枪放到桌上，又捧起了犬类图鉴。

分开散发着热气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酒精、胃液、小便混杂在一起的气味。嘈杂，静寂，嘈杂。霓虹灯光和黑暗——他选择了黑暗。从歌舞伎町途经职安大道，向大久保走去。

走进旅馆一条街，妓女们的视线一下聚集过来。金发的哥伦比亚美人，褐色皮肤的东南亚女性，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妖们，以及或聚成一群或孑然独立的男娼。妓女们背后还藏着皮条客和小白脸，以及毒贩子。他们都不与秋生搭话，甚至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

他找到了纸片上写着的公寓。刚走进门，周围的气氛就起了变化。他没进电梯，而是沿着楼梯盘旋而上。他戴上手套，在耳朵里塞好棉球，拔出了黑星，将子弹顶上膛。

冰冷的金属声。

他确认了夹克衫口袋里的备用弹匣。今晚应该用不上。

秋生停在五〇四号房门前。这扇门旁边没有名牌。他敲了敲门，原地等待。

^①前苏联军用制式手枪。

“谁啊？”

里面传来普通话。

“我来给崔虎大哥送货。”

他用卑微的声音回答。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锁孔转动的声音。门刚开了一条缝，他就猛地伸手进去拽开了大门。里面的男人一脸讶异。他一脚把那男人踹进了屋里。

IDK^① 的房间里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人正捂着肚子躺在地上。其余二人则对着一张小桌，像是在分拣什么东西。

“你是哪家的！？”

“你想干什么？”

他朝右边的男人开了一枪，血和脑浆溅了一屋。左边的男人正要起身，他枪头一晃，扣下了扳机。男人直直向后倒去——还把桌上的东西拨拉了一地。

双腿间一阵炙热。他硬了。

“上海猪……”

开门的男人扑过来抱住他的腿。他一脚踹过去，男人仰面朝天地倒下了。又是一枪，男人身体一阵痉挛。

“我是台湾人。”

秋生用普通话平静地说完，把剩下的子弹都打进了三人的体内。血肉和塑料卡片四处纷飞。卡片——原来那是柏青哥^② 的储值卡。

妓女、皮条客、毒贩子、醉汉、无人管教的孩子、穿超短裙的女子、拉客的、黑道、流氓、条子。他径直穿过歌舞伎町。腰间插着黑星，

①一室一厅一厨房。

②即一种弹子赌博机。

口袋里藏着弹匣，鞋底还沾染着血迹。以及勃起的男根。

没有人对他说一句话。

回到公寓，他又冲了个澡。拿着冰乌龙茶，捧起犬类图鉴。房间里空无一物，他也不需要别的东西。

秋生微笑着，沉浸在犬类的照片中。

2

“我有事找你，马上过来。”

“知道了。”

泷泽诚对着话筒说了句蹩脚的普通话，便挂断了电话。他正经历着严重的宿醉，脑袋胀痛不已。他仰头喝了一大口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矿泉水。

“谁打来的？”

宗英在床上说。她光着身子在床上扭动，被单早已落在了地板上。

“蠢女人，你就不知道遮一下吗？”

床上一片凌乱。弹力绳、皮鞭、蜡烛、振动棒。想起昨夜种种，他不禁感到股间一阵胀痛。脑袋钝痛、胸口灼热。

“是谁打来的……女人？”

“是崔虎，他找我有事？”

“要是有钱拿就好了。”

“是啊……”

泷泽在床边坐下，揉着宗英的手腕。那里有一大片淤血，且随处可见残留的蜡迹。林宗英——北京来的女人。虽然长相欠佳，但她从不嘲笑泷泽。崔虎——这个盘踞在新宿的北京流氓头子，没有人会嘲笑他。应该说，凡是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试图靠近崔虎。

钱。就是钱的问题。最近姓杜的每天都会打电话来催债。

老虎的血盆大口，口中是两排尖利的虎牙。若不敢投身其中，就别想拿到一分钱。

“我先出去一趟。”

泷泽换了身衣服，走出门去。宗英依旧光着身子，朝他挥了挥手。

迎接泷泽的是一张阴郁的脸，他们约在了名叫天乐苑的中国餐馆见面。这跟崔虎的身份一点都不相衬，但他总是会指定这个地方。

崔虎坐在店中央，正在吸溜一碗面条，他的太阳穴爆出了条条青筋。身边只围了一圈小混混，并未看到干部的身影。泷泽在崔虎对面坐了下来。

“昨天，我们的人被干掉三个。”

不等他坐稳，崔虎就开口了。他操着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就算没有翻译，泷泽也能听明白。

“是谁？”

出人命了。这是他根本没想到的。泷泽感觉背后升起一阵凉意。

“老张死了，其余两个不太重要。”

张道明。脑中浮现出那人的脸。他是北京帮“四大天王”之一，最擅长操纵金钱。

“是那帮上海人干的吗？”

“除了他们还能是谁？”崔虎大吼一声，“你说，还能是谁？”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张负责管理柏青哥的储值卡，我把那活儿交给他全权处理了。这下亏大发了。”

“的确是亏大了，不过你叫我来干什么？”

“只有我们内部成员才知道老张会在那天、那个点儿出现在那里。”

沈泽哑了哑舌。

“这说明咱们出内奸了。你觉得呢，嗯？”

“这得想办法摆平啊。”

“所以我才找你啊。”

“不行。”

“怎么不行了，你以前不是个条子吗？他们都说日本警察是最优秀的。”

“那不是一回事……”

“那你是想说，不接受我的请求啦？”

沈泽闭上了嘴。他心里的天平开始动摇。崔虎能够给他带来的金钱和恐惧，以及麻烦和不快。很快，金钱和恐惧就占了上风。向来如此。

“你想让我做什么？”

“找到叛徒，带到我面前来。”

“你心里有人选吗？”

“只有我和老魏、老陶、老陈知道老张昨天在干什么。”

魏在欣、陶立中、陈雄。这三人都都是崔虎一手提拔起来的流氓精锐。再加上张道明，四人合称“四大天王”。

“莫非……”

“我也不愿意往那边想。可是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了。其中肯定有人跟上海帮串通了，也有可能是跟杨伟民那个死老头儿。我绝对要干掉他。”

崔虎说要杀谁，那人最后一定活不成。做错事的，办坏事的，一律逃不过。沈泽不断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坏了事。

“我给你安排个能当翻译的人，随便你怎么使唤。”

里屋站起来一个干瘦的男人。崔虎又开始吸溜面条。面谈已经结束了，沈泽慌忙开口道：

“老板，四处打听是需要资金的。”

崔虎眼中闪过一道冷光。沈泽紧握的手心里满是汗水。很快，崔虎便点点头。

“给我找到叛徒，我给你二百万。另外，这是你的行动经费。”

崔虎从鳄鱼皮钱包里扯出一沓大钞，粗鲁地摔在饭桌上。沈泽伸出手去捏了捏——大概有五十万。

3

是时候给“药房”打电话了。

“你好？”

那头传来的是日语。

“我是秋生。”

秋生用普通话说。

“昨天辛苦你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回札幌吗？”

“不。你暂时先待在那所公寓里。”

他心中一阵悸动。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杀人，藏身。这是不变的模式。

“我搞砸了？”

“没有，只是这次有点麻烦。有可能还要用到你。”

“到时候我再过来。”

“不行。你必须给我待在那里。”

“老爷，我……”

“听明白了？你待在那里，随时等我联络。有需要的尽管直说，我派人送过去。”

“老爷……”

“别担心，一切交给我来处理。不会亏待你的。”

电话挂断了。

他连狗的照片都看不下去了，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发生了什么事了？杨伟民究竟想让我干什么？

想不通，所以不安，所以害怕。这种杀人时都没体验过的感情让他全身颤抖不已。他的身体冰凉，思绪混乱。

秋生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女人的脸。

“真纪……”

真纪抽了秋生一巴掌——中国人也敢如此大胆。真纪刚刚出浴的裸体散发着奇妙的光泽。被浑蛋侵犯了的真纪，私处还流着白浊的精液。看到那幅光景，他难以控制欲望，失去了自我。

他爱着真纪，也鄙视真纪。真纪从心底里憎恨秋生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台湾弟弟，只因为他总是说不好日语。

真纪已经不在了一——她死了。淤血的脸、凸出的眼球、血——飞溅的血和脑浆。大久保的公寓，昨日那场屠杀又在脑中重现。

颤抖一发不可收拾。

不应该这样的。他现在应该坐在新干线的列车上，或飞机的机舱里翻看犬类图鉴才对。他早该忘记了那场屠杀。

秋生睁开眼睛，从裤袋里抽出匕首。扳开保养良好的瑞士军刀